

随想录

麻雀豆的余情

龚静

也是奇怪，天一冷，就想着吃点香的口感厚实之物。虽然明知不过是那么一点念头，真吃了，刹那间唇齿的滋味好像只是念头的满足罢了，谈不上多少快乐。其实“快乐”这个词是不确切的，太快的乐，能乐吗？看看，中年日子就是这么无趣。

其实，还是不那么容易得到满足的念头，更加有趣。超市或某宝上买不到的东西，最能在想象中馋人，大概也不是馋，馋的是那种不复再来的刹那味道。好比麻雀豆，现在的牙口根本咬不动，但一到冬天，就像保留节目，记忆自动启动程序，自顾自回返运行。

顾名思义，名之以麻雀豆，总归是细小之物。当然非什么名特产，不过家人自制，其脆其香，却是分明于唇齿。虽然说回忆难免会让味蕾恍惚，似是而非，自以为是，不过，到底味蕾也是自尊自爱的，不会随意被记忆或岁月糊弄。说起来，好像我打算把麻雀豆说得花好稻好似的，哪能呢，面粉、白糖（常常只有糖精片）、盐炒，就这么简单的工艺，也不会成为“舌尖上的某某”，但彼时彼刻确是好吃。

冬日，窗外刮着呼呼的西北风，玻璃窗上甚至可以看到薄薄的冰花，屋里却漾着暖意，不是不冷，没有空调，没有取暖器，水泥地，简单的工房，不过棉袄、棉鞋、热水袋，手背手指的冻疮，怎能不冷？踢踢毽子，跳跳脚，人工御寒。何况看到外婆正在八仙桌上和着面粉，心里就生出了热烘烘的期待。面粉用的是标准粉，“标准粉”比“富强粉”颜色略深，价格也便宜，前者粗加工，带有麸皮，后者精细化，粉细色白。和面是做麻雀豆的第一步，面要擀得有韧性，一般还要加发酵粉发酵，不过，大多数情况下为了缩短我们两眼翹望的时间，外婆就在和面时加一些小苏打，亦可发松面团。再要加点盐和糖精水。放白糖是比较奢侈的了，白糖得留着烧菜。和好面，将面团揉成细细的长条，差不多一指宽的粗细，而后刀切成一小粒一小粒的，撒点干面粉，麻雀豆的坯子就成了。随后，煤饼炉上架好铁锅，倒上一浅锅粗盐，炒热，倒入做好的面粉豆，翻炒，翻炒，不停地翻炒，与炒瓜子花生一样，等麻雀豆外面焦黄，便差不多出锅了。箬漏掉炒盐，盛在容器里凉片刻，麻雀豆就迫不及待地就蹦入我们口中了，松脆焦香，且甜且咸，热气在口腔里翻腾，香脆的滋味一起在口腔里互不相让。常常是

未及外婆炒好第二锅，前面的那一锅“胜利果实”已被我们“消灭”得差不多了，越吃越香，越吃越暖和。外婆看到我们吃得开心，更是炒个不停，好让我们过足瘾。那情景，大概如同朱自清笔下的冬天围锅吃热豆腐之景。冬日里的麻雀豆，晚餐前的一段插曲，却是一天最是阴沉寒冷之时的一腔炉火之暖。

后来的我总是想着，一点点面粉在外婆手里可以变出许多的花样，随季节而生，诸如草头饼、刀削面、汤团、馒头、萝卜丝饼、巧果，当然还有麻雀豆等等，简直若朱彝尊《食宪鸿秘》之“饵之属”的实践版。这些点心既饱腹，又解馋，却也是念想，于枯淡的需要精心打算的一日三餐之外多了些余情余意。在外婆，是她为家庭付出的本分，好像这些算不上什么本事；在我们小孩子眼里是好吃的，是外婆应该做的。总要到多年以后回首，才觉悟，哪里就这么简单？食材的俭省，不厌其烦的心相，舍得下力的用心耐心，才有这些季节里的余情。

周作人尝言好文得有“余情”，不止“说得理圆”，得见出作者的性情，文章也因此拥有了审美价值。于过日子而言，何尝不是如此。好比点心，不是正餐，不吃似乎也无妨，但能于略略的饥饿感时吃上一份，虽不过人世里的俗常，或也许是一点点小小的欲念，可是谁又能说不是人活着的乐趣呢。恰好是日子里的余意。有了余情的日子，就润泽了。好比点心的主体不外乎面粉，可是面粉和其他食材的交流，却点染出实用和审美之兼容之性之情。

现在的我兴之所至也会做做点心，燕麦黑巧能量块、扁桃仁椰块等，用生食点心的做法，似乎符合当下轻食理念，但和外婆的手艺比是差远了，缺失了那种香脆热腾腾之感。也许更是缺少了期待渴望急不可耐的心情，再好吃的食物也不过如此罢了，即便自己的手制，似乎也不过就是“哦，原来还不错啊”，淡淡的喜是有的，但没有了如吃麻雀豆时的那股劲头，那种食物带来的本能的盼望。

一个是用心使劲地做，一个是使劲盼望地吃，也不说什么话，时空里的那种人和人的气息互通，蓦然回首，心头了然、颤动，如此氛围中的点心，当然是最好吃的。

微童话(三篇)

戴达

枫叶红了

小溪，清清；小草，翠绿；枫树把红红的叶子给了它们。

山坡，静静；野菊花，黄黄；枫树把红红的叶子给了它们。

竹篱笆，密密；牵牛花，蓝蓝；枫树把红红的叶子给了它们。

泥土，黑黑；山茶花，白白；枫树把红红的叶子给了它们。

太阳公公骄傲地笑了：枫树的叶子——是太阳公公染红的啊！

村庄

村庄里住着我的爸爸和妈妈。村庄里住着我的小伙伴。

村庄的上空住着太阳和月亮，还住着许多小星星。一条长长的银河从天上流过，和住在村庄面前的河流一

样，有许多鱼儿，在哗哗的银河水里扑腾。

我剪一片蓝天做一顶大草帽，下雨的日子给村庄戴上，让村庄在淅沥的雨声里头顶一片潮湿的蓝天，宽广的蓝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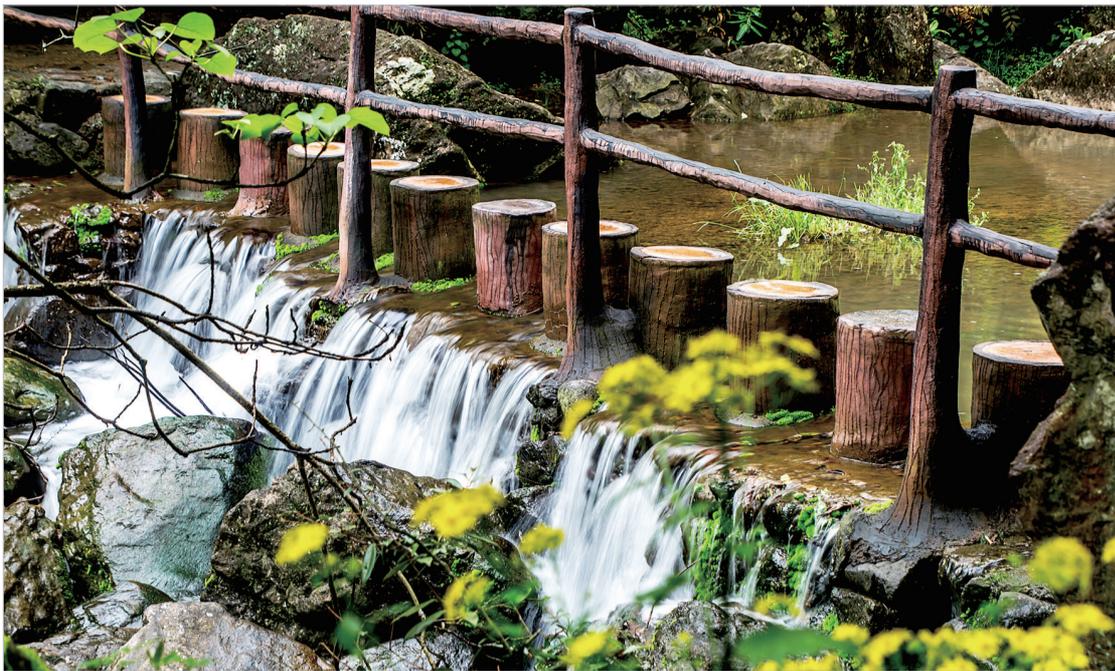
蚂蚁的劳动号子

蚂蚁能搬动比它身体大的东西，但人们不知蚂蚁劳动时的累，因为他们听不到蚂蚁“哎哟哎哟”的劳动号子声。

蚂蚁“哎哟哎哟”的劳动号子一商量，决定要抖抖威风。

一天，当密密的蚂蚁搬动恐龙化石时，蚂蚁“哎哟哎哟”的劳动号子抖擞着震天动地！

震天，砸落天上的雷声，动地，填平大海的波浪。



流瀑 陈恩汛/摄

岁月留影

一路芳香

周云海

在路上看见年轻人手捧漂亮印花纸袋，从里面摸出一颗颗白花、奶香四溢的爆米花抛进嘴里，会把我的思绪拽回我那远逝了的青春时光。

那时，我刚从崇明前哨农场回城工作，住在南市老城厢果育堂街逼仄的石库门房里。休息日，尚未成家的我时常与邻居忠良外出闲逛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仲夏日，我俩走过河南南路福佑路口的一家饮食店，看见

店铺门口的字板上写着“猪油渣出售”。猪油渣是饮食店猪油熬油后的下脚食品，难得看见对外供售，自然不会错过。我们用五毛钱买了一大纸袋猪油渣。我与忠良沿着河南南路一路向南，路旁葳蕤的梧桐树把路装饰成了绿色的拱廊；一颗颗淡金色的猪油渣在我们嘴里咀嚼得嘎嘣脆响。美味的猪油渣，成了那个清贫年代里我难以忘怀的一路芳香。

我不知道，现在手捧纸袋咀嚼爆米花的年轻人，是否像我当年手捧纸袋咀嚼猪油渣一样快乐？我不知道，他们在多年以后，是否会记起自己在路上吃着一颗颗爆米花的情景？可能会，可能又不会吧。太多膏粱浸润会减损心的快乐；偶尔油脂滋润会润滑情的飞扬。

快乐，有时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支点。

“土闲话”里道理多

陶继明

前不久，朱云飞先生托人带来了他的新作《侬乡里的土闲话》，厚厚一册，近五百页，份量不轻，内容丰富。所谓“土闲话”，就是嘉定本土世代流传的方言，嘉定人也常称之为“老古话”。所以，它其实是一部记录嘉定方言的重要著作。这本书中，记录了嘉定老城厢、朱家桥、娄塘、唐家行等嘉定中北部，以及太仓、昆山的数千条乡里常用的口语、俚语、谚语、歇后语等。朱云飞将其统称为土闲话，土闲话最贴近大众生活，令人备感亲切。土闲话里内涵丰富，不是普通话和书面语所能涵盖的。

古嘉定处于江海之滨，方言有鲜明的地域特色，生动、活泼、有趣，有的词语甚至为嘉定独有，自古有“三依之地”的雅称。元代学者高德基在《平江记事》中有这么一段生动传神的描写：“嘉定州去平江一百六十里，乡音与吴城尤异，并海去处，号‘三依之地’。盖乡人自称曰：‘吾依、我依’，称他人曰：‘渠依、你依’，问人曰：‘谁依？’夜晚之间，闭门之后，有人叩门，主人问：‘谁依？’外面答曰：‘我依。’主人不知何人？开门视之，认其人矣，乃曰：‘却是你依。’好事者遂名其为‘三依之地’。”明末清初的文人学者汪价更将自己号称为“三依赘人”，可见这生动而幽默的家乡方言，曾给他以无比地自豪与自信。

土闲话中有古音，嘉定方言保存着大量的人声字，如“鱼”“斜”“汉”“宅”“着”等，如果用这些人声字来读唐诗宋词、古代韵文，因“入派四声”而产生的古今差异，就会迎刃而解。

土闲话中有文明，如嘉定人将睡着的小孩放至床上，称“眠”，而不能说“放”，以示对人与物的区别，更包含着对人的尊重。

土闲话中有历史，古嘉定位于郑

和下西洋的出海口，中西文明的交流和融合，早在明代就已经开始。如嘉定人称之为“番麦”（玉米）、“番芋”（山薯）、“番瓜”（南瓜）、“番茄”（西红柿）等的域外农作物，大致来自明至清初。而上海开埠之后，嘉定人外来的物品，则以“洋”冠之，如洋火（火柴）、洋油（煤油）、洋布（机织布）、洋机（缝纫机）、洋灰（水泥）等。

土闲话中有智慧，如“布衣暖，菜根香”，是普遍百姓对清贫生活的精神安慰激励用语，穿着粗布衣也觉得很暖，吃着菜根也有味，表示安贫乐道；如“吃勿穷，着勿穷，勿会算计一世穷”，表示当家人要善于精打细算，勤俭节约；“老牛肉有嚼头，老人言有听头”，说明老人有长期的生活积累，他们的经验往往是有道理的；“老鼠搬勿空，叫化子拨勿穷”，劝告人们平时要乐于助人、积德行善。

土闲话中有民俗，如“斋太太”一条中，详尽地介绍了嘉定人祭祖的礼仪程式；“天下世界三样苦，网船打铁磨豆腐”，揭示了农耕时代，底层人民中最艰辛的行业：渔业、铁铺、做豆腐，这些活工作长时间、付出的劳力多、体力负担大，但收入低，没有社会地位。

土闲话中有故事，不少条目都有一个情节完整，首尾圆合的传说故事。如“大姑娘上轿头一回”，讲了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巧遇当地民女出嫁，各不相让，以对诗裁决，民女坐轿的出典于此。后来，故事又产生了另一层意思，表示“头一遭”，十分有趣；“勿见棺材勿落泪，勿到黄河心勿死”则讲了清代一个缠绵悲哀的故事。一位富家小姐迷恋小长工关才（“棺材”的谐音）的歌声，但关才身材矮小、长相丑陋，双方见面后，小姐大失所望。然而，关才却迷上了小姐，终因相思而亡。故事引出了一个听不进不同意见，不相信别

人忠告，不到走投无路不肯罢休的意志。

嘉定土闲话以其独特性与丰富性，曾引起文人学者的关注，它是一座挖掘不尽的矿藏，能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养料。关于这些土闲话，民国《嘉定县志》的“风土志”、1992年版《嘉定县志》“社会编”中，均设“方言”专章，作了详细记载。学者钱大昕以嘉定方言为基础，研究古音的变迁，得出了“古无轻唇，只有重唇。古无舌上，只有舌头”的科学结论。之后还有专著问世，如民国时期有无名氏的《嘉定方言》，当代有汤汤珠的《嘉定方言研究》以及周关东、沈云娟主编的《嘉定方言词语汇集》传世。

数百年来，我们的先辈就是讲着这种土闲话，在这方水土上生息繁衍的。回想起来，直至我们这一代老嘉定人，从小就是讲着这些耳熟能详的土闲话，听着这些土闲话长大的。乡音听来格外亲切，当年我们能用这种土闲话，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，直至今日，我们仍顽固地讲着这些土闲话。

然而，近年来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流动人口的增多，这些土闲话正在迅速地流失，用土闲话交流，已变得十分困难，就是原住民中的第三代已大都不会讲土闲话了，土闲话的传承，遇到了空前危机，这种状况令人堪忧。朱云飞的《侬乡里的土闲话》有抢救方言的价值和意义。

朱云飞长期在国企工作，他热爱家乡，也热爱家乡的土闲话，以一己之力，历时20年，克服了肢体行动的不便，辛勤地搜集整理嘉定土闲话，花费的工作量是巨大的，所遇的困难也可想而知。他出书是自费，更无人赞助，没有功利心，其精神令人感动。我相信，《侬乡里的土闲话》以其自身的价值，利在当代，也必将传之后人。